

革命的
四大主潮

青 年 叢 書 第 二 集

第 一 種

革 命 的 四 大 主 潮

所

版

種一第集二第書叢年青

潮主大四的命革

有

種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原 著 者 考 爾 登

節 譯 者 馬 鴻 綱

校 閱 者 青 年 協 會 編 輯 部

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
上海博愛路一三一號

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(郵費另加)

YOUTH LIBRARY SERIES II

No. 1

Four Patterns of Revolution

By

Edna C. Colton

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

Price : 60 Cents Postage Extra June, 1937

68185

原序

一切的世人都是願意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。即在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也都跳不出這享樂的範圍。至一般仁人君子，不但歡迎他們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，且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們，使他們能達到那享受的目的。原來一人的心，即千萬人的心，這樣的享樂心理，在我們之中可以說是無人無之。我們所要注意的，就是怎樣才能使我們得到那最高的物質享受。

在過去二年中，我曾到各處講演，所遇到的一般聽衆，都是優秀分子。但他們對於現狀都表示不滿，且覺得別的國家在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的改進方面，都較美國爲佳。美國的經濟恐慌和生活上的困難，使一般民衆發生了以下兩個問題：（一）我們要去何處去呢？（二）我們將怎樣去作呢？

有的團體告訴我們說，美國應當走向社會主義。有的團體告訴我們說，美國應當採用蘇維埃制度。也有的團體認爲美國早應當實行法西斯獨裁制。這樣的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，使一般人很感恐慌，不知怎樣是好。他們都很懇切地願意知道，在這樣的世界經濟恐慌之下，除美國以外，別的國家是否已找到解決的方案。有很多的人都急切地詢問，美國對於在德國、蘇俄和意大利的革命運動，到底有什麼可以效法之處。本書著作的用意，就是要敘述斯大林、莫索里尼、希特勒和羅斯福到底在那裏作些什麼，他們各人的目的、原則、方法和結果到底有何異同之處。本書不過是一個大綱，讀者欲知其詳，應細讀各參考書。又本書

的內容注重描寫和解釋，不用辯論和判斷。

本書所討論的題目，多半限於：（一）緣起與目的，（二）權能與政黨，（三）經濟學說與組織，（四）勞工問題，（五）農業，（六）教育，（七）家庭，（八）婦女與青年，（九）社會利益與保護，（十）宗教，（十一）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，（十二）國際關係。

第四篇是述說美國的經濟復興，以及與共產黨、法西斯黨、國社黨的根本不同之處；經濟復興與革命的異同之點；而最後則論到我們應當向別國效法的是什麼。我們盼望本書不但能滿足一般人的知識慾，更能對於人們的實行有所裨益。

本書的讀者應當注意以下的問題：（一）對於營業的競爭、盈餘的分配、物價的規定，以及政府的營業、管理和統制到底要走到什麼程度呢？（二）我們將採用工人組織、集體合同、合理生活的薪金制度、婦女與兒童的保護法，以及工業的民主政策、和社會的保險制度嗎？（三）工業、農業、商業、財政，以及職業對於國民的經濟應如何分配呢？（四）在我們的國外貿易政策中，我們對於關稅、外交、和軍備等應如何處理呢？（五）我們的生活將何所歸依呢？將歸依我們自己嗎？大多數嗎？武裝的少數嗎？官僚政治嗎？獨裁者嗎？

按照美國的國民性而論，似乎應當走向集體安全的社會政策。即一般急進的分子，也認為這是唯一的途徑。雖有少數領袖目擊時艱，振臂而呼，跑到了羣衆之前，然曾幾何時，又被那羣衆拉回來了。所以美國民衆必須自己選擇其所應當走的道路。讀者把本書讀完以後，就會看到兩個問題，要自己去解決：（一）我

應當只顧自己的利益呢？還是應當只顧我的階級的利益呢？還是應當只顧我的國家的利益呢？還是應當把全世界的利益都兼顧到？（二）我將在別人的指導之下走向改進的路呢？還是應當在別人的武力壓迫之下不得不向前走呢？

達凡波爾特（Frederick M. Davenport）曾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向美國的商會演講，並引證了一百年前阿姆茲（Fisher Ames）的話說：『專制政體就好像一條商船，在旗幟飄揚之下，得意揚揚地駛出去，但未幾即觸礁而沉了。民主政體就好像一個小筏，你的腳雖然時常立在水中，但却永遠不會沉沒的。』

本書在著作時，因搜集材料，費了不少時間。但引證材料最多的，要算以下的幾部書：（一）Leninism, By Stalin（二）Through Fascism to World Power, by Munro（三）My Battle, by Hitler。最後，我應當向我的秘書和我的摯友肯納（S. M. Keeny）致謝，他們實在給了我不少的幫助。

——著者——

目次

原序

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蘇聯

第二章 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

第三章 國社主義的德意志

第四章 經濟復興的美利堅

— 51 —

— 93 —

— 143 —

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蘇聯

俄皇的繼任者

俄國的帝制因為絕少顧及一般平民的幸福，以致為革命所摧毀。舊的制度既漸漸失其效用，於是衆散親離，國基也就日趨於不鞏固。加以世界大戰的壓迫，這早已衰弱的政體，只好沉淪於滅亡了。

政黨漸興，而暗中破壞的工作業已進行了數十年之久。以人數衆多而佔優勢的，要算左右兩派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黨員。他們的領袖多半是知識階級的分。他們用『耕者有其田』的政策，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。而其他的施政方針，是含有溫和的社會主義性的。他們於一九一八年不順利的立憲議會會員競選中，大獲勝利，這足證明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。他們是創立臨時政府的主要人物，那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間才推翻俄皇而正式成立。在他們獲得政權之後，他們仍繼續以前的政策去參加歐戰。這忠於協約國參戰的結果，雖未立刻招來該政府滅亡之禍，但也適足以促成一九一七年十月（舊曆）他們的政府的傾覆。從此這革命的領導權就落到布爾什維克的手中了。

除了在農民中活動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外，同時還有規模較小的工人社會民主黨，正在工區中領導着工人革命。他們的口號是『工廠歸工人』。

參加這種工作，實在是危險的事業。他們和在農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黨員們是一樣的受盡了鞭笞、禁錮、充軍和處死的刑罰。這些刑罰就是他們見義勇為的報酬。被放逐到倫敦的政治犯，在一九〇三年的會議席上，因受了尼古來烏里亞諾夫（Nikolai Ulanov）（列寧）的壓迫，這工黨就分成兩派。這兩派政黨習慣的名稱，就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。他們都是立在反對君主專制和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陣線上，但他們的方法却是不同。布爾什維克的黨員們在列寧的指導之下，主張團體精神不貴多，要受比軍隊還要嚴格的訓練。他們對於民主黨的一切方策，不但認為無益，而且加以蔑視。他們煽動民衆，用武力攫取政權，摧毀政府現有的的一切機構，並創設完全由勞農獨裁的政體，藉以貫徹他們的嚴格的主張。這主張是他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得到政權後，所始終堅持到底的。

在尼古拉第二（Nicholas II）傾覆之後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左派和布爾什維克聯合起來，而與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右派及孟什維克相牴觸。那立憲民主黨黨員，多係俄國的知識分子。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的。他們的革命政策，只限於政治改革方面。他們在第一次的臨時政府中，努力與布爾什維克為難。

列寧極明瞭俄國民衆心理的，而他的戰略更足以先發制人。這是使他的敵黨窮於應付。他的黨綱是適合當時一般民衆的心理。俄國的農民們從來就不知道戰爭為何物；他們只看見他們那親愛的兒子，被兵車一車一車的載去了。他們的牛馬被軍隊逼迫得賣掉了。那些參戰的軍隊已傷亡殆盡。而前線的新兵非但未受訓練，且器械不良，以之與敵軍作戰，不過自討死亡罷了。列寧瞻前顧後，遂立刻應許民衆以『

和平、麵包和土地」這樣的政策，實足以置其敵黨於死地。

俄國的農民久已垂涎於土地。在革命之際，政治的領袖們告訴他們：革命成功之時，就是他們分得田地之日。等到革命業已成功，而臨時政府已告成立，但那些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袖們却說：『等待着，你們一定會得到田地，不過必須先由我們制定憲法，組成議會，再對於土地問題施以立法手續後，才能按次分配。』而列寧却說：『這還是一套老的應許，他們是特意來愚弄你們的。田地即在目前，你們就拿去好了。』如農民一得到田地，他們就大權在手，至於其他的事情，都是次要的問題了。於是列寧同過激派的人們就不顧一切，努力衝去。那溫和派、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雖然努力前進，去維持殘局，但大事已去，成功殊少。自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至十月，俄國的社會就從此瓦解了。於是那列寧的『一切大權均歸蘇維埃議會』的要求，就得以實現。（蘇維埃議會即農工兵的代表大會。）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就用這種戰略攫得大權，所以他們就稱為共產主義者。

我們要知道共產黨的這種舉動，並不是盲目的，無意義的，只以破壞社會為主旨的。他們有整個的人生哲學和人類社會組織。他們有他們一定的和精詳的推進技術。他們是十二分的真誠，要使那一切民衆在生活中得到較好的機會，而他們的初步的戰略是從工人方面着手的。他們爲他們的主張而拚命，爲實現這主張而不惜任何的犧牲。其實他們整個的戰略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鬥爭。他們所主張的鬥爭，既不是舌戰，也不是筆戰，乃是槍戰與屠殺。

『階級鬥爭的起源，是由於勞農和資產階級的利害衝突，他們二者間的利害之不能調和，正如同豺狼和綿羊之不能並立一樣。』

『無論資產階級是如何的狡猾，工人們早晚必和這統治階級發生劇烈的衝突。工人們要把他們打倒，把他們強盜式的政府毀滅，而爲自己去另創造新的制度，這新制度就是工人的共產制度。』

資產階級就是共產者的豺狼，而凡支配一切貨物的生產和分配的人們都是資產者。凡工廠裏的男女工人以及一切手工工人，都是勞動者；凡勞動者都是羊。那些律師們、新聞記者、教育家、和牧師們，都是資本社會中的人，應當列在資產階級中。至於那些小康的農民，也在被反對之列。其餘的人們，就暫且置之不理；因爲在革命初創之秋，不要使他們參加敵對的戰線。還有那些小資產階級——店主、作小事的人和玩手藝的人——都被視爲『烏合之衆』。他們認爲這些人是附屬在大資產階級中，他們爲謀自己的利益起見，決不敢對於統治者加以反抗。

蘇俄的共產黨與世界各國的工黨不同，他們拒絕和一切業已成立的民主政體合作。他們認爲這種國會制的政府，很容易爲資產階級所統制，且從他們的經驗看來，這事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。於是政府就不能持其公正的態度，對於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利害衝突加以評判，而完全變成榨取階級的工具了。所以決志奮鬥的工人們之進攻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打倒一切掌權的政府，非把政權完全放在勞工的手中不可。

列寧告訴他的政黨說：『不可一仍舊慣，非要把一切舊有的政府機構打破不可，』直至牆基上連一塊石頭也無所存留而後已。』斯大林（Stalin）在他的列寧主義（*Leninism*）（註一）一書中，曾詳述他的原則說：

『資產階級的革命，只是把舊的榨取者打倒，而使新的榨取者上臺，究其內容，不過以暴易暴耳。但無產階級的革命，却是把一切榨取階級完全推翻，而使一切工人的領袖，一切被榨取者的領袖，和一切無產階級的領袖，握得政權。所以，除將舊的政府機構完全毀壞，而易之以新的組織外，就沒有其他的善法。這就是共產黨在蘇俄的成功。』

大權之所在

共產的國家就是一座金字塔，建築在以職業為單位的地方蘇維埃會議上。選舉人不以居處計，而以工作地點為標準。無論男女，一到十八歲，即有選舉權。凡共產認為不及格和有危險性的階級，都取消其選舉權利。茲將一九三四年前被取消選舉權的階級列下：一切私自營商的人，雇用別人而藉以漁利的雇主們，尚未打倒的敵人階級，牧師及其他的宗教工作人員，因罪而被褫奪公權者，和有精神病的人。那些反對集體農場的農民，以後也被取消了選舉權。最近他們有一種議案通過，即那些被褫奪選舉權的人，如在過去五年中曾作過於社會有益的工作，就可恢復他們的公權。

那高等蘇維埃議會議員，由地方的選民所選出。那最高議會的議員，是由高等蘇維埃議會所選出。這大權就像金字塔一樣，一層一層的建築起來。那最底的一級，就是共產黨以外的民衆。他們雖然在國內佔了最大多數，但因共產黨的勢力業已構成，他們的地位就無關輕重了。

無論在什麼事上，佔少數的政黨皆統治一切，與佔多數的政黨毫無區別。這小小的政黨，是凡事都對，永不會作錯的。他們任性處理，而隨意主持。無論別人信服與否，必須加以贊同。從地方的蘇維埃議會直至全國的聯合議會，一切政治團體都是肆意武斷。他們甚至連解釋都不加分說。他們如同執行機關的橡皮印章，一任他們的指揮，而唯命是聽。這些執行機關都是由政黨嚴格選出，而一手包辦的。凡事都由政黨獨斷獨行。於是這『勞農獨裁制』業已構成，並把它『當作槓杆，去推翻舊的經濟制度，而易之以新的組織』。(註11)

當共產黨獲得俄國政權時，它的黨員共約十萬人。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勢力傾覆之時，共產黨的黨員在隱密之處，從西伯利亞的充軍區域以及世界各方，出而正式作政治的活動。那位崇信自由主義的克倫斯基(Kerensky)，想去實驗他那政治自由的主張，就名其國為自由的俄國。他對於一切的政黨都不分此

註一：在紐約的國際出版公司出版。第二十二頁。

註二：列寧主義第二十頁。

疆彼界；直至臨時政府業已被共黨暗中破壞，想再起而謀補救時，其大勢已去矣。在歐戰的時期，德國爲要擾亂他的敵國，它就爲列寧預備了一輛火車，使他得安全的往來於瑞士和俄國的邊界上，而自由作政治的活動。久已隱藏在紐約的特維斯基（Trotsky）也應時而出。他就聯絡他的同志，努力去作煽動軍隊，工廠，和民衆的工作。那政府中之毫無經驗的溫和派人物，處此風雨飄搖之際，實無立足之餘地。臨時政府的內閣束手無策，只有坐以待斃而已。那時的共黨人員，業已增加到二百餘萬。更要加入就十二分難，而退出却極其容易。每次的清黨，都有數萬人清出。

在蘇俄是不准有第二黨的存在。每隔二三年共產黨舉行會議一次。這會議的期間只有數日之久。在這會議中，他們舉出一個中央委員會，正式委員約七十人左右，此外還有少數的候補者。他們把全權都交托給這個委員會。在這中央委員會中，又成立了一個政治部，約有十個部員和幾個候補者。這個小小內部的組織，就是蘇俄全國的咽喉。它有全權去支配那在蘇維埃統治下的一萬六千八百萬民衆，而這些民衆是佔了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。

共黨的黨員尚不及蘇俄全國人數的百分之二，但能控制全國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民衆，這實在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。究其原由，就因民衆缺乏活動能力，完全處於被動地位，且又毫無政治經驗，只知無條件的服從。他們散居各處，而無聯絡。他們藉以來往的一切交通機關——鐵道、汽車道、郵局、電報、電話、航空、無線電和出版——都在共黨的手中，加以偵探制度組織的嚴密，連私人的家庭秘密都不能保守。這種

偵探組織，是在政府的政治警察（O.C.P.U.）指導之下。他們的偵探普遍全國。其技術之精巧，與心術之殘忍，實出乎人類思想之外，久已使其反對的人喪膽亡魂。但在現在，不經過法院的審判，即自行治罪的權，業已被取消了。

在共黨指導之下的民衆組織，如同天羅地網般的遍佈全國。工人聯合會有二千一百多萬會員，差不多把全國的工業團體都一網打盡了。航空、化學、與防禦聯盟中共有一千二百萬會員，在各地方都有分設的機關。以武力作後盾的無神團體，約有四百五十萬人，而分作數千組，專在各城、各鎮、各村、各家和各集體農場中，作破壞宗教的工作。青年共產團差不多有七百五十萬團員，組成了青年敢死隊，而遍佈於遠近各處。從中央直至最小的區域以及最遠的邊疆，共產黨員無在，而非發號施令，和監視一切。這就是以少數有組織的人，便足以控制多數的烏合之衆。

共黨之所以有控制全國的能力，全恃它那聰明而嚴密的組織。即反對者的一言一行，亦不能隱藏，而馬上就報到司令部去。反動的行爲，絕無立足之地。人民於無意識中，偶一涉及反革命行爲，都要處罰。他那最健全的組織，就是全國上下在交通與執行上的聯絡。故中央政治部命令一出，就立刻通行於全國。

斯大林在名義上雖稱爲共黨的祕書長，而實際却是蘇聯的獨裁者。他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共黨會議席上，曾作以下重要的聲明：

『任重道遠，而負責之心，自必更要加增。共黨既然對於蘇俄負起全責，其成其敗，全在我們共黨身上。』

……蘇維埃議會權勢之大，不但現在普世無匹，亦為全世界空前所未有，世界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極有勢力的政黨，像是我們的政黨，像是我們的共產黨。」

斯大林曾在列寧主義一書中說：「我們的政黨實在有無上的監督權。在蘇俄各地，凡我勞農獨裁勢力所及之處，一切蘇維埃議會和民衆團體所決定的重要的政治或組織問題，非經過我們政黨的指導不可。」（註）

政府的立法議案之通過，必須時常得到政黨的應許。遇有重要的案件，須由共黨中央委員會聯同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共佈法律，藉以施行最高的批准權。但有時共黨却不必得政府的同意，即有全權頒佈最重要的規章。黨權高於一切。政黨有全權去處理一切立法、司法和行政諸權能。

共黨議會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授權於兩大機關，去掌管全蘇維埃議會的一切活動。斯大林呼之為「加緊監督，使議決案得完全實現。」此二機關之一，即是蘇聯的蘇維埃議會之人民代表委員會。這個委員會在各地方都有它的直接代表，且在內閣的指導下進行工作。這些代表，對於地方政府是獨立的。委員會的會員是由共黨議會提出，而經內閣通過。他們的責任是對於一切負責的工作人員加以監督。

其第二個機關，就是全共黨聯合會的中央委員會之掌理政黨的委員會。它是在共黨和中央委員會的指導之下進行工作。它在各地也有分設的機關，而與該地政黨不相聯屬。共產黨的祕書長曾對於這個委員會加以評論說：「那是毫無疑問的，這樣的負責組織，必須有大權在手。它既然有了大權，就可以對於

一切的負責工作人員施以監督，即中央委員會亦在其監視之下。……這個委員會的會員，必須由共黨的最高機關加以選舉和罷免。簡言之，只有共黨議會才有任免之權。」這就是說，凡在蘇聯的人民，都在它的統制之下。

實際的計劃經濟

共產黨經濟制度的最初宗旨，是主張凡一切生產的和分配的財產都歸國有。也就是把一切土地、鐵產、森林、大工業、銀行、鐵道和航業都歸政府掌理。蘇聯的國有財產政策風行一時，甚至將城市的房屋和私人銀行的賬簿和保險箱等都加以沒收的。他們聲明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凡一切私有的財產制度都完全剷除。

那『工廠歸工人』的實行計劃，不久就走不通了。它使一切工廠的產額大見降落，差不多一切的人們都要絕食了。列寧目擊心傷，就於一九二一年馬上改換了新經濟政策（NEP）。他的意思是，因為事實的需要，不得不暫改方策，去維持城市中民衆的飲食。待時機成熟，立即實現進一步的經濟政策。

於是這新經濟政策，就准許私人去經營貿易和設立小工場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許可農民們得自由在市場上出售其出產品。於是那城市中的生活就漸行恢復。但在此共產主義的社會中，求私人營業的安全，